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06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三月三日的雪

□安徽太和王影

三月三日,家乡太和下起了罕见的桃花雪,而且雪下得很大,从零星的面粉状到纷纷落落的羽毛状,直到地上、车上、树上、房子上都慢慢变成了银白的世界。经过文庙时,拿起手机对着紫红墙和琉璃瓦拍了几张,发到微信上,居然被认成紫禁城的雪景。其实老家的文庙历史论其年代,也不亚于紫禁城,千年斯文,历经风雨而不衰。

整个冬天和春节都没有看到雪的影子,显得年味也有点淡了。及至三月三,一场大雪不期而至,因为温度适宜,尤其适合观赏雪景,而且又不会因为担心路面结冰影响出行。瑞雪兆丰年,经历了一个冬季的旱情,大面积种植的小麦迎来了喜讯,白色大雪为青绿的麦苗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被子,农人这下心里有底了。

我偶然回家,正好赶上下雪,虽然是因为母亲突然生病,但到底还是因为雪的到来,多少有点欣慰。雪使人安宁,也使人感到浪漫。母亲年逾古稀,在前一晚突发心梗被父亲送到医院,幸亏县人民医院医生负责,家中亲友及时到场协调,在2日中午就进行了手术,然后被安排住在冠心病监护室内继续治疗和观察。父亲一个人看护太累,我马上订票,高铁三个半小时到家。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,那时的绿皮火车卧铺要12小时左右。现在交通便利,也使得更多游子有机会多回家看看,多陪陪父母长辈。

母亲住在县城三甲医院的重点监护室内,内饰温馨干净,设有各类鲜花和绿植。医护人员不时前来检查,呼吸机、量体温、发药等等。看到我们带饭,护士也会提醒,要吃少盐少油脂的食物,而且不要吃得饱。我就给母亲买了我们那里的特产麻糊汤,这种食物是用大米、豆浆做成糊糊状,撒上一层卤制的面黄豆,无盐无糖无油脂,母亲吃得很舒服。

下雪了。病房外雪花缓缓飘落,忽而又变成了漫天的雪花飞舞。母亲看了看我拍的雪景,说“这下好了,庄稼不怕旱了”。门诊大楼下,值班的保安撑起了一把超大的油纸伞,足以挡住三五个人,有人从门诊楼里走出来,保安就会主动撑伞走过去,帮忙挡住雪花,送他们到门卫处的走廊,这一幕看得人心里有点温暖。

大雪继续下,父亲接替我看护,让我骑着带棚子的三轮车回乡下老家看看。我也想

回去帮父亲带一床被子来,可是雪太大,三轮车电量又不够,只好拨通了住在城里的邻居家儿子的电话。接到电话后,他直接说马上赶回,不到两个小时就火速赶到会合点,接着我往乡下驶去。一路上,我们迎着雪花,看着车窗外的雪景,视野一下子开阔了。白茫茫的大地、大面积的麦田、枯水期的河沟、归堆的村庄,都被雪花笼罩和覆盖着。

巧合的是,母亲和一位要好的邻居竟然都在住院,一个远离了死神的威胁,一个则迎来了粉红色的新生命。看女婴的照片,个头大,眼睛大,头发旺,手指长。母亲看了照片说:“孕妇平时吃得就好,照顾得也好,这个闺女真漂亮。”陪护母亲期间,我曾走楼梯,顺便去看了下在三楼的妇产科室,那里布置得温馨可爱,连坐凳都是彩色的,让人感受不到在医院。我突然想到自己五六岁时来这家医院看过爷爷,那时他阑尾炎动手术,当时医院只有白墙、白床、白被子,我只能在楼梯上下跑来跑去,现在则已经有了多部大电梯。

去医院给父亲送了被子和日用品后,我趁着出去买饭,还想再看看雪景。医生给母亲检查时说的话让我感到万幸,他说目前手术顺利,恢复得也比较好,接下来就是好好休养,配合吃药和检查。母亲也觉得幸运,她一向要强,遇事总喜欢强忍着,这回也算是一次提醒。

心血来潮,我就在县城的雪景里走了一会儿,不在乎依然纷纷落下的雪花飘在头上、身上、脸上,继续走,后来几乎是跑了,漫无目的,像孩子一样向前冲去。春雪应该是让人获得希望的信号,我一边冲,一边为母亲祈祷,希望她能逐渐康复,希望一切好起来。继续跑,鞋子湿了、袜子透了,不管了,继续跑。身上热起来,似乎已经出汗了。不知不觉居然跑到了文庙,雪景笼罩着古建筑,引来很多人打卡甚至直播。文庙对面的河岸杨柳依依,已经冒出了鹅黄色的柳芽,被白雪装点着,更显出春的意象。春天,总是在不经意间,就悄然降临在身边。

母亲催我回去工作,因为我要赶去北京参加苏州园林的主题展开幕式。我马上订了票,妹妹从西安顺利抵达,我则从太和向着北京出发。站在出发的站台,远眺雪中的麦田、村庄,还有来往的行人,一切似乎都沉浸在春天的希望之中。

泡一杯艾叶水喝,或是用大把的艾水泡脚,总是会有效果的。

春天的某个时刻,我会忽然想起茶来,或早或迟,早不过立春,迟也不会迟过清明。过了清明,再想起茶来,总觉得不太适宜,有些后知后觉。适时地想起,是心有所念。我想起山上正在生长的茶树,那样清新;想起清明前后采摘茶的鲜叶,摊在表面包浆的竹匾里,顺光或逆光看过去,都妙不可言;想起制茶过程中,炒制和烘干茶叶时氤氲的茶香,在夜色中,被一种植物的温暖和暖昧包围;想起刚冲泡一杯新茶的味道,让人可以暂时忘却烦恼。

十多年前的春天,我去徽州,曾和朋友一起去他家的茶山上采过茶,也看过茶乡人家在夜里炒茶。炒好的茶,均匀地摊开在竹匾上,放在炭火上烘干。夜里,我是在朋友家和一个村庄人家炒茶烘茶的香气里进入梦乡的,那是一个幸福的和茶有关的梦,一梦十余年。那一夜的窗外,有潺潺的溪流声,似乎还有茶树生长时好闻的植物清香。时断时续喝了很多年茶,还是喜欢一杯茶初泡时的微苦和之后的回甘,喜欢茶香由浓变淡,更喜欢在时浓时淡的茶味里,寻找一种植物,或者一种生活。

曾经在徽州过端午,吃过一种灰汁粽,至今难忘。灰汁粽,在其他地方没见过,就像汪曾祺先生初到徽州,见到其他地方没见过的毛豆腐一样,一直念念不忘,将它写进了文章里。汪曾祺先生的祖籍就在徽州,这种眷念可能还有其他的缘由吧。徽州灰汁粽的包法,与其他粽子相差不多。只是在包粽子之前,要将糯米在准备好的灰汁中浸泡,泡至糯米由白变黄即可。灰汁,是用开水冲泡稻草灰过滤后得来。端午时节气温升高,灰汁粽相对于其他粽子更易于保存。灰汁粽,除了糯米和粽叶的清香外,还有淡淡的草木灰清香,味道更复杂些,也更耐人寻味些。如此可见,草木之心是幽微而又复杂的,谁又能轻易窥探其一二呢。

走秀

□南京徐影

二十年前,一位热心的声乐老师将几位学生推荐至鼓楼区业余艺术团,我便是其中之一。此时,我除了身高条件外并无其他特长,在团队要求下开始学习走秀,未曾想到,这一走便是二十年,从零基础到热爱,走秀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

起初,我以为走秀不过是普通的迈大步,只要昂首阔步、踩准节奏便能完成。然而,当我真正进入学习时才明白,要在舞台上展现风采,必须在老师指导下掌握要领并反复训练。正所谓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,没有扎实的基础,再美的旗袍也难展现其婉约之美,再酷的时装也无法彰显那份自信的飒爽,再华贵的礼服也难以散发出高端典雅的气质。

还记得第一节课的初学之苦,老师开始训练我们的基本功。一段韵律热身之后,换上至少七公分高的走秀鞋,站立十五分钟到半小时。挺胸、打开双肩、收紧后背肩胛骨,双臂自然下垂,手指仿佛触碰地板,双眼平视,脖颈挺直,头顶寻找头悬梁的感觉,脚趾紧扒地板,头与脚形成对立之势。同时,还需记住收紧臀部,保持外松内紧、紧而不僵、松不懈的状态。这些要领看似简单,但对大多数身高约一米七、平时几乎不穿高跟鞋的新学员们来说实属不易,站立不久,双腿便僵硬发颤,身体失去平衡,前后摇晃。然而,这正是模特基本功的核心所在。

站姿、步态与造型,是我们课程中的系列训练。迈步向前时,发力点在大腿,小腿松弛有度,动作连贯自然。脚迈出的瞬间,仿佛踢球般有力。双臂前后摆动时,大臂需与腋下稍稍摩擦,大臂发力,小臂松弛。老师耐心讲解,而我们则需要时间慢慢领悟。老师高挑的身材与非凡的气质,在课堂上行云流水般的行走姿态,令学员羡慕不已,也成为我们学习的目标。从初级班到中级班,再到高级班,从站姿到步态,从行走到造型,一学期又一学期的训练,我总算摸索出了一些门道。

如今,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加入走秀的行列。时尚潮流下,走秀形式多元化,自我绽放平台丰富多彩。无论是纤细的腰肢还是丰满的曲线,旗袍都能完美包容。经过训练后,穿上旗袍举手投足间便能展现出其独特的韵味。当年同期的学员中,有人早已活跃于老年大学或社区,任教或自建团队,用自身的美感感染那些渴望改变气质的人,更有优秀者跨出国门,走向国际彰显风采。

曾经参与的大小演出历历在目,每一次登台都谨记老师的教诲。如今,每周一次的训练在不同旋律之下,每一个转身、每一个停顿,都充满了独特的气场。春暖花开之际,公益演出排练正紧锣密鼓地进行,室外演出音乐并存,支持公益活动是我们微不足道的奉献。

无论年龄是七十、八十还是九十,只要热爱,便可坚持。我的目标永远定格在健身、娱乐之上,不被年龄所定义。走秀不仅是一种技艺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在这份热爱中,我收获了健康、自信与快乐。

最近在网看到个新奇的说法,说人的一生就像在捡拾塑料袋,初听觉得这话有点糙,可仔细琢磨,还真挺有道理。就拿生活里常见的攒塑料袋来说,好多家庭都有这习惯,不只是老年人,身边不少年轻朋友也这样。去超市买完菜,从商场拎回新衣服,那些塑料袋都被顺手塞进柜子里,也不用特意整理,揉成一团就扔进去。没多长时间,柜子就被塞得满满当当。

以前我没太在意这些塑料袋,直到前不久单位的一次竞聘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。那次竞聘,各个岗位都挤满了报名的人,可偏偏有个岗位门可罗雀。这个岗位要求特别高,既得懂机械,又要精通化工知识。公司里懂其中一样的人不少,但两者兼备的却没几个。

看到这个岗位要求的时候,我心里暗喜,还好自己平日攒了“塑料袋”。我大学学的是化工专业,毕业后进了化工厂工作。带我的师傅特别负责,总叮嘱我多学些化工设备相关知识。那时候年轻,有的是时间和精力,我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,自学机械本科的全部课程。不少同事劝我说没必要学那么深入,了解点皮毛就行,可我觉得多学点总归没坏处。就这样,我一边工作,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,最后还顺利拿到了机械专业的学士学位。

谁能想到,当初看似无用功的学习,在这次竞聘中派上了大用场。凭借化工和机械的双重知识储备,我在竞聘中脱颖而出,成功获得了这个岗位。

经历了这件事,我对“攒塑料袋”有了更深的体会。生活里的很多事就像这些塑料袋,当时可能觉得没什么用,占地方还不起眼,但说不定哪天就会成为帮助我们的重要因素。就像夜以继日地刷题、努力工作,也许最后没能站在金字塔尖,但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收获的学历、积累的经验、获得的机会,都是一个一个珍贵的“塑料袋”。

□辽宁阳晓奕

那些年攒下的「塑料袋」

草木之心

□安徽铜陵章铜胜

草木之心,是草木的本心。从《诗经》开始,远古的先民一直试图解读草木之心,“杨柳依依”“采采卷耳”“彼黍离离”“参差荇菜”“蒹葭苍苍”等等。那些远古的草木,徜徉在文字里,被人们吟诵至今,也怀想至今。这种不厌其烦的解读,是先民们的碎碎念,或许可以追溯得更久远一些,只是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其源头了,无法知晓是谁最早看着眼前的一棵树、一丛草,而有所思、有所想了。人是否真的能理解草木之心,或者说,人的心真的能与草木之心相知相通吗?好像一时找不出答案来。

草木之心是难解的。虽难解,却并非无解。有时,我倒是喜欢自己对一些草木的一知半解,惟其如此,才会一直保持对种种草木的浓厚兴趣,也许这样会慢慢离草木的本心更近一些。我多么希望自己真的能了解、理解一些草木的本心啊。

在阳光下,路过一片生长旺盛的艾蒿时,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艾蒿香气。有人喜欢艾蒿的香气,有人并不喜欢。我是喜欢艾蒿香气的,每次遇到,总会站在旁边闻上好一会儿。一个人,站在一丛艾蒿边,陶醉于某种植物气味的样子,应该是有趣的。有时我也会走到艾蒿丛里,站或是蹲在其中,无风时,香气会越来越浓;一阵风过,香气吹散了,会变淡一点,依然好闻。

我迷上了艾蒿独特的香气,让我想起春天时家里做的艾蒿粑粑。那时,艾蒿刚长出不多的几片叶子,掐一些嫩艾叶回来,洗净、揉碎、滤汁,和以糯米粉,揉好粉,做成小小的圆饼,上锅蒸熟。蒸好的艾蒿粑粑,墨绿或深绿,清香而微苦。我喜欢香而略苦的味道,只是糯米做的食物不宜多食,微苦的味道也不宜多尝。风中艾蒿的香气和艾蒿粑粑的微苦,是草木的本心吗?好像是,又好像不是。可我还是那样喜欢艾蒿,春天做艾蒿粑粑吃,夏天闻艾蒿好闻的味道,伤风感冒了,